

大學小言

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

— 陈平原 著 —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大學小言

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

— 陈平原 著 —

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©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.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小言：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 / 陈平原著. --

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4.6

ISBN 978-7-108-04958-2

I. ①大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1838 号

责任编辑 卫 纯

装帧设计 张 红 朱丽娜

责任印制 郝德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

邮 编 100010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6月北京第1版
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.75

字 数 130千字

印 数 0,001—5,000册

定 价 3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-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目 录

序 -1

上编 大学小言

- 小言“小言” - 6
- 隐身与在场 - 9
- 排名的困惑 - 12
- 择校之艰难 - 15
- 国际化水平 - 18
- 交换生计划 - 21
- 留学生比例 - 24
- 走出去的步伐 - 27
- 本土情怀 - 30
- 什么样的校训 - 33

人文学的意义	- 36
哪里的“文学院”	- 40
人才如何争夺	- 43
“匿名评审”如何可能	- 46
改革的代价	- 49
招聘的难度	- 52
开会与吃饭	- 55
超稳定的职业	- 58
校长的阅读	- 61
嘉宾之介绍	- 65
大学如何排座次	- 68
“逸事”之可爱与可信	- 71
“天才”能否“豪赌”	- 75
过多奖励也是一种“折腾”	- 79
申请表格及研究计划	- 82
谁的面子更要紧	- 85

独立自尊与隐私保护	- 88
如何处罚作弊	- 91
内地学生的优越感	- 94
香港学生的困惑	- 97
此硕士非彼硕士	- 100
人文学者的声音	- 103
研究生们的志向	- 106
大学校长的遴选	- 109
诗意的校园	- 112
大学与城市	- 115
教授们的认同感	- 118
捐赠者的权利	- 121
书院制度的奥秘	- 125
中文大学的“风景”	- 128
纪念碑及大学精神	- 131
学者与知识分子	- 135

下编 大学评论

- 我看北大研究生教育 - 140
- 校友与大学文化 - 147
- 上什么课，课怎么上？ - 156
- 大学：如何“宁静”，怎样“致远” - 166
- 中原崛起，何处是短板 - 178
- 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- 188
- “中国博士”是否值得信赖 - 198
- “大学批评” - 209
- “另一种大学”的启示 - 212
- 大学本多事 - 220
- 大学应以文理为中心 - 225
- “做大事”与“做大官” - 230
- 关于“教”与“育”的思考 - 235
- 作为一种“农活儿”的文学教育 - 240
- 让教育回归常识 - 245
- 附录 走出大学体制的困境 - 248

序

在收入《大学有精神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年)及《历史、传说与精神——中国大学百年》(香港: 三联书店, 2009年)的《我的“大学研究”之路》中,有这么一段话:“谈论中国大学,可以是专业论文,也可以是即兴演说,还可以是随笔、短论、答问等。之所以长枪短棒、匕首弹弓一起上,一是兼及历史与现实,努力介入当下的社会(教育)改革,二是思考尚不成熟,为文略嫌匆促。”如此自我辩解,主要是感叹没能“就北京大学撰写沉甸甸的专著”。现在看来,不必那么自我压抑——短论就是短论,随笔就是随笔,卸下了学问的盔甲,畅所欲言,未尝不是一件快事。若不拐弯、不加注、不粉饰,直来直去,三言两语就道破天机,或直指人心,那才叫本事呢。

不想发展成为专著,就这么“随便谈谈”,谈大学的功用,谈校史的力量,谈教授的职责,谈校长的眼光,谈课程的魅力,谈博

士的培养，谈学科的建设，谈学生的志气，谈排名的困惑，谈改革的代价……想到哪，谈到哪，“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”，那还是很幸福的事情。

当然，这需要机缘。今年初，《新京报》约我开专栏，说好是自由自在地“谈大学”。犹豫了好一阵子，终于答应了，打动我的是妻子的一句话：不如把近几年在北大、港中大两边跑的感想写下来。

说“感想”而不是“思考”，并非故作谦虚。这些年谈大学，我发现，抄校训或章程不顶用，讲校史与故事也不顶用，很多时候，大道理谁都懂，只是一到具体操作，全忘了。不是真忘记，而是受各种内外条件的限制，不得不停顿、迂回乃至放弃。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，无力指点江山，只能站在观察员的立场，从细微处入手，帮助读者了解“另一种大学”。至于你愿意从外往内看，还是从内往外看，悉听尊便。

平时很少开专栏，只记得曾为《中国图书商报·书评周刊》写《看图说书》（2000年），在《文物天地》连载《大英博物馆日记》（2001—2002年），前者14则，后者仅7期。这回坚持这么长时间，2月开工，12月收摊，中间没有断档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
《新京报》2013年3月23日刊出《大学小言》的开篇《小言“小言”》，可第二、三、四则在此之前就问世了。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傍晚，

我在拉萨出差，突然接到编辑电话，说版面出了问题，需要应急，故将我的三则短文捏合成《陈平原：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》，明天见报（《新京报》2013年3月2日）。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此后各期，除了一则“有碍观瞻”被卡住，其他的基本正常刊出（偶有因报纸版面调整而中断者）。

9月初，香港《明报》记者来访，撰写《中大五十年：大学还有大学精神吗？——专访陈平原》（《明报》2013年9月24日），同时提出，与《新京报》分享“大学小言”专栏。征得同意后，《明报》从2013年9月28日起，也是每周一则。至于此专栏结束的时间，《新京报》是2014年1月18日，《明报》则延长了两周。

让我感动不已的是，居然有不少热心教育的朋友追踪此专栏，且不失时机地喝几句彩。更有好几家内地及香港的出版社，刚看了几则，便找上门来，表示愿意出书。正是他们的热情鼓励，使得我明知这些短文不登大雅之堂，也愿意见缝插针，把事情做完。

考虑到“大学小言”专栏文字不多，出书显得单薄；我配上了这两年所撰关于大学的评论或随感。两组文章均按写作时间排列，其中的思路不无交叉处，可以互相印证。

15年前，因编《北大旧事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8年）、撰《老北大的故事》（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被人戏称为“校史专家”。我当即发表《辞“校史专家”说》（《新民晚报》1998年

5月10日),澄清自己的学术立场:“从事学术史、思想史、文学史的朋友,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。因为,百年中国,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,乃值得大书特书的‘关键时刻’。而大学制度的建立,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,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,更是带根本性的——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。”

这本小书,依旧持此立场:谈论中国大学,兼及大视野与小感触,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北大和港中大入手,但明显超越“校史专家”的眼界、趣味与责任。

2013年12月25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

- 上 编 -

大学小言

小言“小言”

朋友约我为《新京报》写专栏，话说得很轻巧：你不是也在香港教书吗，为我们写点小东西，谈谈香港的教育问题，就当茶余饭后的“闲聊”。天哪，这么严肃的话题，更适合于博士论文或专门著作，竟要我用每周一次的“千字文”来对付，那岂不是杀牛用鸡刀吗？

我说不行不行，“香港教育”的内涵很丰富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，我略有所知的，仅仅是大学。

“那就谈大学问题。”朋友用不容拒绝的口吻说。

想想也是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关注大学问题，还出了好几本书，将话题延伸到香港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香港这么个“弹丸之地”，居然涌现三所亚洲一流大学（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），而另外五所公立大学也都定位准确，个性鲜明，办得有声有色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，确实值得认真探究。

第二天醒来，发现一个大漏洞：我虽也在香港科技大学、香

港教育学院、岭南大学有头衔（无薪金），可作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，我对香港大学制度的了解，其实是以中大为主。

“很好，那就谈中大吧。”朋友显然觉得我的担心有点多余。

刚想答应，又冒出了新难题——香港中文大学有文学、理学、医学、工程学、社会科学等8大学院，我所知道的，仅仅是其中一个很小的角落。挣扎了好一阵子，这回是自己给自己解了套：不就是千字文吗，没人要求你面面俱到。而且，说得太全面，反而有悖“专栏文章”的特性。

文学史家论及香港文坛，大都会关注香港报纸上那些千奇百怪、无所不能的专栏文章。学院派对此类“豆腐块”看不上眼，可就像《沧浪诗话》说的：“夫诗有别才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写专栏也是一种本事，表面上东拉西扯，没个正经，可在如此狭小的天地中腾挪趋避，翻新出奇，实在不容易。而且，在我看来，专栏文章乃晚清以降文学与传媒结盟这一主潮所结下来的正果，不该被轻视。你只能感慨自己或他人无此别才，写不好专栏文章，不能连污水带孩子一并泼掉。

如此篇制短小、不成体统、有感而发、随意挥洒的“即兴写作”，除了刊载于报章故多少受现代新闻业影响，若从文体上追溯，约略等于古人所说的“小言”。查《汉语大词典》，“小言”除了作为文体外，大略包含以下三层意思：不合大道的言论；有关小事

的言论；精微之言。若能三者合一，便是理想的专栏文章——谈的是有趣的小事，采用非学术的语言；表面上无关大道，偶尔也能谈言微中。

念及此，一通百通，就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经历为观察点，左盘右带，上求下索，思考中国的“大学问题”。

朋友一听，说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赶紧写吧，春节后交稿，最好一次交来三四篇。

今年的春节，瑞雪不见，雾霾多多，整天躲在家中写文章，实在不好玩。

隐身与在场

一个偶然的因素，我成了北大、中大的双聘教授。半年北京，半年香港，说起来很惬意，可有一点，必须不断变换频道，要不，一不小心就会说漏了嘴。比如，明明是在香港教书，讲着讲着，会提及北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。一开始很警惕，有些话到了嘴边会突然收住或拐弯，因怕听众不能接受。反而是学生们鼓励我尽管直说，他们愿意听不同的声音。系里开教授会，讨论棘手问题，系主任有时会问，你在北大碰到类似问题如何处理？

这也是香港人的好处，看多了风云变幻、潮起潮落，再刺激的言论，再怪诞的立场，也都愿意“洗耳恭听”——至于是否接受，那是另一回事。有自尊，但不过敏，随你褒贬抑扬，我自岿然不动。这种心态，我喜欢。具体到大学里，就是保证不同立场、不同学养的人都能畅所欲言，但不保证你说了管用。你必须适应各种礼貌性的点头、鼓掌与遗忘，学会“白说也要说”。虽说香港回归已经十多年了，但“一国两制”的设计，以及此前长期的政治对抗

与文化隔阂，两边不可能“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”。能做到坦诚相见，已经是最佳状态了。

目前香港各大学的教授中，不少是内地背景但在欧美大学拿学位或教职后，转来香港任教的。与这些已经很好地融入香港社会并发挥作用的教授不同，我是脚踩两只船，两边都得适应——做得好，各采其长；做不好，各得其短。记得我刚被双聘不久，那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还再三叮嘱，在香港，要多看看，了解人家大学是怎么办的。

博士毕业，留在北大工作，25年来，我虽走南闯北，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、德国海德堡大学、英国伦敦大学、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、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，但都是来去匆匆，浮光掠影。我曾半开玩笑说，最喜欢谈国外大学如何如何的，多是进修三个月的访问学者。因为，新鲜感还没过去，尽往好处想，且觉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待久了，你知其然也略知其所以然，了解阳光底下的阴影与黑暗，反而不敢轻易下结论。除了长期工作的燕园，我略有了解的，就只是此专栏准备谈论的香港中文大学了。

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卡尔维诺著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，第六章描写出生于威尼斯的马可·波罗向忽必烈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或经历过的城市，汗王不满足，责备他不该漏了重要的威尼斯。马可·波罗的答复是：“我每次描述一个城市，其实都是讲威尼斯的事。”